



## 献血证被明码标价 别让黑中介寒了“热血奉献”的心

近日,据媒体调查发现,不少中介以发布“爱心互助”“公益活动”的“兼职”信息为幌子招募献血者,获取无偿献血证后倒卖给患者家属。一张400毫升无偿献血证经层层转手后,售价高达2000元。更恶劣的是,中介公然教唆不符合条件的带病者服药后再献血,甚至暗示向血站工作人员行贿蒙混过关。目前,倒卖献血证已形成跨省黑色产业链。

### 点评

无偿献血,本是一项以奉献精神为纽带、用热血挽救生命的崇高公益事业。但一张献血证之所以被明码标价,根源在于临床用血供需紧张。根据相关规定,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,部分地区还实行“献血者优先用血”制度。部分急需手术的患者家属为尽快用血,不惜花钱买证,这便给了黑中介可乘之机。

以任何方式买卖血液均属违法行为。献血后出卖献血证的行为,属于卖血行为。组织他人献血后倒卖献血证则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。且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,通过社交媒体招募,取证难度大,违法成本较低。法律层面之外,倒卖献血证还存在巨大的健康隐患。教唆不符合条件的人带病献血,这种做法极易污染血液质量,将病原体带入临床用血中,直接威胁广大患者的生命安全。这完全背离了无偿献血保障生命安全的公益初衷。

要破解这一乱象,执法部门应持续加大打击力度,斩断利益链条;血站和医疗机构要严格献血前筛查,杜绝冒名、带病献血;社交媒体平台需加强对违规信息的筛查处置。更重要的是,要在全社会弘扬无偿献血所蕴含的互助、奉献精神,引导群众通过正规途径解决用血需求,让每一份爱心都不被利用,让每一份热血都真正用于救治生命。(张淼)

## 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被滥用 规则善意不能屡遭辜负

据报道,近日,浙江湖州一名网店店主反映,陕西省商洛市某中学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,某个班的学生使用表演服饰后疑似卡着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的节点集体退货,售出20套已经有11套申请退货。部分退回服装有明显使用痕迹,严重影响二次销售。涉事店主将事件来龙去脉发布到网上,引起舆论广泛关注。4月14日,有媒体记者致电该中学相关负责人,对方表示,目前所有家长已经确认收货,全额支付了表演服的费用。

### 点评

表面看,这是一起买卖纠纷,实则是一堂深刻的文明教育课。

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善意。但钻时间差的空子,将穿脏的演出服退货,丢掉的是诚信的底线。这场集体“蹭穿式退货”,无声地向孩子传递着“规则可以钻营”的错误价值观。省下的几十元服装费,与孩子价值观受到的潜在侵蚀相比,代价何其沉重。

近年来,此类事件多有发生。缘何如此?其根源在于滥用者算透了“成本账”:退货几乎零成本,即便被识破,最多不过是补上货款;而商家受制于平台规则,担心流量降权或扣分处罚,往往不敢拒绝。当规则善意被无度消费,伤害的不仅是商家利益,更是整个电商生态的信任基础。

此次涉事家长虽最终付款,但该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:规则善意不能屡遭辜负。诚信建设,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具体行动。学校应将诚信教育融入德育,引导孩子敬畏规则、坚守底线;家长应以身作则,摒弃投机心态,用言行树立诚信榜样;平台应优化退货纠纷处理机制,对恶意退货加大惩戒力度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诚信的种子生根发芽,让文明之花在日常细节中绽放。(周洁)

## 聚焦全民阅读

编者按

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、启智增慧、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。2022年以来,全民阅读大会先后在北京、杭州、昆明、太原等地举办,第五届全国全民阅读大会将于4月20日至22日在江西南昌举办。4月20日至26日,全国也将迎来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。此外,今年也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,为营造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浓厚氛围,本报紧扣无障碍阅读、乡村阅读、城市阅读、数字阅读等多个主题,深入城乡基层开展实地探访,挖掘各地推动全民阅读的实践经验,直面现实困境,探讨思路建议,生动呈现全民阅读在广袤大地上的万千气象。

# 无障碍阅读如何真正“无碍”?

◎ 本报记者 王露 罗园 李尚维

## 一线调查

### 现实堵点

盲文读物稀缺、大字版图书难寻、书店无障碍设施几乎空白,老年、残障等群体面临阅读困境

### 供需失衡

盲文出版成本高、适老产品市场冷、反馈机制缺失,导致无障碍阅读供需失衡、服务不足

### 多方破局

改善资源供给、创新公共服务、发动社会力量,合力构建“无障碍更有爱”的无障碍阅读生态

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明确: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、大字、盲文、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,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。残疾人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阅读辅助设施和相应服务。全民阅读设施管理单位应当考虑老年人阅读需求和特点,提供适老阅读内容,优化适老服务标准,为老年人提供阅读便利。

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残疾人总数约8500万人,视力障碍残疾人约1731万人。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。

目前,视力障碍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群体阅读情况怎么样?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。

### 看现状 “触不可及”与“视而不见” 特殊群体阅读仍有堵点

在浙江宁波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,先天性全盲的女孩李伟晴俯身于盲文书架前,指尖缓缓滑过书脊,仔细辨认着每一段盲文标识。她正在寻找法国作家阿尔贝·加缪的散文集《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》。

宁波图书馆内有盲文书,李伟晴最渴望读的是文学与哲学类的书籍,但这类盲文读



四川益路同行慈善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与视障人士开展“我是你的眼”盲文互助活动。(受访者供图)

物比较少,她常常无功而返。

与李伟晴“触不可及”的困境不同,70岁的成都老人陈永面临的,是阅读中的另一种遗憾——“视而不见”。陈永一直保持着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。健康养生、历史故事、散文,都是他的心头好。大约两年前,陈永发现自己看书时就像隔着一层雾,“书上的字太小了,翻两三页,眼睛就发酸。”他曾特意去书店寻找大字版书籍,却发现不仅难觅踪影,即便找到了,价格也偏高。这两年,他读书渐渐少了。

记者走访成都、重庆、太原、温州等多地与乡镇的图书馆、各类书店后发现,当前无障碍阅读设施已有明显改善。多数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均正常开放,室内盲文书籍、听书设备及辅助阅读工具配备较为齐全,无障碍通道、防滑设施等也逐步完善,基本能满足视障群体基础阅读需求。

但短板同样突出。大字版图书藏量城乡差异明显,城市图书馆虽有一定存量,部分还设立了大字图书专架,但乡镇图书馆的大字版图书多为零散摆放,数量稀少;且无论城市还是乡镇图书馆,大字版图书多被放置在角落、边缘位置,未设置明显标识,老年人查找十分不便。

相较于图书馆,无障碍阅读在各类书店就更显不足。记者走访发现,多数书店未专门设置无障碍阅读区域,难觅大字版图书踪迹,即便有少量大字版图书,也多混杂在普通书籍中,未进行分类陈列,特殊群体难以快速找到;盲文书籍、听书设备更是几

乎空白。

### 看原因 成本高、供给偏、市场冷 无障碍阅读供需失衡

4月1日,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图书馆在小红书上发布了《致盲童小朋友小蕊的话》。馆长易峰回顾了为盲童采购童书的经历。小蕊是南京市盲人学校二年级学生,她的妈妈发现,很多图书馆里没有适合孩子阅读的盲文课外读物,于是询问雨花台区图书馆是否有相关书籍。

当时馆内并无盲文童书,易峰当即答应帮忙寻找,可真正采购时才发觉难度极大。盲文出版的高难度与高成本,是制约资源供给的核心症结。普通版《地心游记》仅142页、价格数十元,盲文版却有厚厚三大本、价格数百元;百万字的《红楼梦》,盲文版更是多达16册,摞起来超过一米高。

从翻译、录入、校对到刻印,盲文出版的诸多环节需手工完成,耗时费力。同样信息,盲文篇幅远超普通文字,将汉字书籍翻译录入成盲文文本时,需要处理成千上万个密集的小点;盲文校对更是一场“与细节的博弈”——需要由一名明眼人和一名盲人搭档工作,两人轮流朗读检查,不漏过任何一个标点、一个空格。“遇到生僻字或者同音字时,难度更大,我们要反复核对、反复朗读,确保视障读者能准确判读,不辜负他们对阅读的期待。”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校对员史然说。

即便克服技术与成本障碍,盲文资源仍

# “蹲行医生”李创业远赴新疆开办24小时诊所帮助他人 “不及格”的人生也有另一种“满分”

◎ 本报记者 刘宇岑

## 明明有光

最近,新疆“蹲行医生”李创业火了。一段他蹲着为患者诊疗、奔波送药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短短几天播放量就接近百万次。

这位身残志坚的基层一线医生,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白什坎特镇红旗社区经营着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诊所。300平方米的诊所内,分诊区、药房、输液室布局规整。在这里,残疾人可免费就诊,贫困户取药享进价优惠,学生就诊也有专属低价福利。

火遍全网后,李创业的生活依旧如常。在戈壁乡道上,他蹲在地上,先是左手搬起左脚踝,往前挪一步,然后右手抬起右脚踝,再往前

挪一步,就这样缓慢前往附近的村落,给贫困、残疾老人自费送药。

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善意,源于李创业坎坷的成长经历。1988年,他出生在河南商丘的一个农村家庭,7个月大时,因高烧引发小儿麻痹症,他从此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。1997年,年仅9岁的李创业,不幸被拐骗,沦为乞丐。16岁时,他才被解救回家。这段坎坷的人生经历,没有打倒他,而是在他心底埋下了帮助他人的种子,立志将来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。

回到家乡的李创业决心重启求学路,从小学二年级一路奋起直追,将12年的学业,浓缩在9年里完成。

25岁那年,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,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。“一方面,医学专业对我们这样的人限制最少;另一方面,学医既能自救、护家人,还能实现我帮助他人的

心愿。”他坦言。

之后,李创业又通过专升本考试。36岁时,他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证。2025年5月,李创业收到一份南方地区的高薪工作邀约,但就在他准备上岗时,得知新疆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,当地百姓看病十分不便。于是,他放弃了高薪工作,瞒着家人,乘坐火车,千里迢迢奔赴新疆,在当地一家私人诊所任职。

在实际工作中,他发现,不少患者因家境困难,无力承担药费,只能放弃治疗;而他受诊所经营模式限制,没有自主减免费用的权力,无法为其提供帮助。这让他下定决心,要开一家自己的诊所,让困难群众能看得起病、看得好病。

经过数月的精心筹备,2026年1月6日,李创业的诊所正式开业。诊所配备了3名执业医师和2名护士。(下转2版)



“蹲行医生”在新疆小镇  
开了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诊所